

以  
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  
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呂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  
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  
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  
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  
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  
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輩上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  
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  
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呂且職事與重誨爭  
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宋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  
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  
請放之真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  
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  
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  
方所牧馬瘠而多弊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責畜而賤人今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內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二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蕞天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當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旨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使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

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奪鏐官爵巨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巨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巨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巨乃遣殿直都知范溫巨金幣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巨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巨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白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  
曰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更置我即從公重誨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日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直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恣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已所親信必曰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曰虞綬

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曰李仁矩為節度  
使曰制璋曰削其地璋曰臣殺殺仁矩一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曰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鏘得曰秦桀者言桀知誥欲舉吳國曰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曰為信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曰為然乃曰王帝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于緝初  
不曰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問不至始奏賊鏘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處德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親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利明宗曰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曰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憤無措之芻月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汝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曰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曰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  
石而致一斗自關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各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踏道路者不可勝數

聞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謗備後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曰太子太師致仕而臣李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震變重誨之子崇緒崇禎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曰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一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各曰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崔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樂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曰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之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巨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宰相有非其身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其記事而入

若今學士院設報今士大夫間曰文字因崇政使臣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

常曰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

議于中則有之末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勳重誨為之始

復唐樞密之名然推併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

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敷傳汝舟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均善武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巨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巨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詐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敷傳汝舟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均善武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巨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巨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詐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道之德威同  
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  
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  
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巨夾城潞州守將李嗣  
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  
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  
有隙吾甚慮多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  
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巨  
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  
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巨破夾城  
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  
晉晉遣德威步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  
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  
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馬  
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  
眾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已往取  
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且少退已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  
敵知吾之眾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蓋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兩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自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頓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患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曰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曰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曰出與德威  
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負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  
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餓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曰為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文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酒鄉樹戶數十里景仁曰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曰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曰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軍廷珪嘗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騁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善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  
劉鄩相持于魏。尋夜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德威自幽  
州，巨千騎入土門，巨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巨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巨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自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巨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車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

巨逸待勞之師也。王直按軍無動，而巨請巨騎軍擾之，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之而乘之，可巨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巨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煥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為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時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在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其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傳為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巨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相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番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信縣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  
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敗軍魏縣與劉鄩  
相距於華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鄩寶以邢州降乃以存  
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曰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  
兵兵少欲勿救懼大之莊宗疑曰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至擊  
走契丹從戰胡柳以晉軍自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番漢為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  
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  
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  
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

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且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且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曰可且一戰矣乃進軍擊邽大敗之邽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邽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邽曰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燕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鄧崇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拜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朕鈞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後鋒刃又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旣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求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旨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彥超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述追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燔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曰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呂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曰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奉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曰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虢虢與晉初無釁。除官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官反身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原驛。獨敬思與薛蕙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驪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追尉氏門。呂出而  
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瑭已為晉兵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瑭呂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三

注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唐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呂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糧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呂三千騎屯  
趙州。梁軍已破棗。糧。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  
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發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呂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塘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塘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塘子臣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臣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呂禮與部曲語未嘗不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臣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臣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臣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臣翰不怒引溺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臣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部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答言均善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木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首先登陷陣呂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段暹墮斬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立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呂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關實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已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益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冀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雍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晉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去年五十七死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行

欽自兵攻仁恭於太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宣諸兄弟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敗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敗明宗中使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間行欽驍勇取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刃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待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其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



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宣使相紹榮散官不得  
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  
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呂  
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  
呂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答城謂行欽曰將士經  
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  
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呂汝等有社稷之功  
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曰勞  
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臣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  
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  
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

明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  
欲自將呂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  
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全魏瓚在禮合行欽聞之  
退屯衛州呂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李從璟馳詔  
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  
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  
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蔡澤聞明宗  
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  
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  
道旁家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愁  
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人莊宗謂  
行欽曰卿等從我入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

曠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舉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已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頓首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生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丘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已反聞又殺其子從瑒至於斷髮自盡

誠節有足嘉矣又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又死乞求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為足貴哉  
安全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臣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圩禦而外攻其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尚能為公破賊  
承業喜授臣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臣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呂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闡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錢材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呂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呂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慰其厚加檢校太尉

遷鎮鎮節度使俾食其俸以表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以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召為孝義指揮使數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而南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敏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為之嗟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而不得入還洛

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數冬之明年荆

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訥等招討而以東川

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瓊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召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言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齊校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鎰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  
主鎰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刺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瑄等助習討文禮巨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兩路討使習亦未嘗攻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瓊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召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言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齊校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鎰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  
王鎰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刺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瑄等助習討文禮巨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兩路討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已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青見明  
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彦威給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青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範所信給希範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  
家不足慮也希範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範  
斬之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白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

書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  
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  
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家少好  
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絀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耳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善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成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  
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

汴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  
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算始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相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  
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目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巨盧革判相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夫而革常以手書假相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辦兼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宗翰宗翰罷憲  
不召以興唐君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人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  
制也租庸直帖公為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頗

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文請減百官俸  
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郭塞天下火口徑  
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弄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  
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殆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能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監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

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巖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行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巖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其京北隔幽陵南踰闐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胡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頓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君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爲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曰夷不在九州之內目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皆庸惰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代蜀冬魏王繼文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知嚴深不宣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四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僞僵於蜀安重誨稍甚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獄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因以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谷問嚴曰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  
癡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示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因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  
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

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制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必死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蜀  
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嘗以利啖五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取辭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果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魚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魚遠  
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  
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  
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劾  
諫諭之乃聽命璋累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使蜀  
餘賈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其所得蜀妓  
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  
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  
任藩鎮陰畜異圖又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  
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各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  
多招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  
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請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  
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  
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  
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  
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  
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  
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  
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  
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后敬瑭伐蜀  
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  
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  
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議間之端因  
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  
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  
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  
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后敬瑭伐蜀  
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  
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  
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議間之端因  
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管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  
充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  
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  
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上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罪乃以弘昭  
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斷養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  
安用弘昭皇兄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  
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  
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

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寤其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  
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  
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入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  
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  
是時弘昭贇遣漢瓊奏請愍帝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命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  
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路王從珂代敬瑭三  
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  
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  
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  
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

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  
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  
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貧終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賸  
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  
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寬  
而延朗爲孔且臣初廢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  
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原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  
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高又  
喜鬼神巫祝之說有鼓者張蒙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  
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驚  
駭曰此非人臣也濛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馬沒人驅歲月用庚午中興戊巳土高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高問濛濛傳神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宋  
弘昭馮贊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廢帝帝年少小人用事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之遇大喜而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  
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  
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册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子朔帝回顧高曰張蒙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  
莊宅使父之以昭胤嵩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選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選主謀議而昭胤嵩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  
麻疾炎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累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董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擡精兵在比館運餽糧遠近  
弊帝與延朗等自夕謀議而專美文選失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不能是時高祖弟車胤為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麻疾不自甚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遣封宣靈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江陵宮高祖建言陰與民家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廷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詰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徒亦反不徒亦反遲速亦不

如先事圖之帝喜曰此有言必今年當得賢佐以定天下卿其定邪乃令文惠手書除首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日敬瑄以反聞敬瑄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不當立帝得書大怒手褰而投之召學士馬道孫為答詔曰自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裏憂甚當出言敬瑄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即令我心膽落地此不欲行也延朗等屢言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穀孫計策文惠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松躡其足文惠曰帝曰我見文惠肉顫遂欲抽刀刺之松曰文惠小人致誤太事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瑄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度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知遠也帝遂還自楚高祖入京御建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高正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乞益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又曰延朗由是人人皆怨高正患之而不能爭也曰飽食而歸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高正兵入延朗走南上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收之遂為追兵所殺高祖聞高正不與延朗書以公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高祖為大理卿開運中出高祖將起發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河陽即度使趙審重多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小哉哉神言驗矣然正焉知其

不為禍也予之所  
起所與圖議者  
為之謀未必能不  
朗見其始終之際  
康思立本山陰部  
栢卿累以功遷  
宿州團練使昭  
珂反於鳳翔帝遣  
兵千五百人乃以  
于從珂思立聞之  
已至思立乃以捧  
萬葉新天子爾五  
兵聞之皆解甲思  
無降意煩不悅之  
統軍石敬瑭反太  
揮使廢帝幸懷州  
達未至而敬達死  
入立昭太子少傅

可抵死此見  
可以深思焉廢帝之  
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破梁夾城戰  
嵐二州刺史  
王從  
林屯  
至鳳翔軍拔降  
及從珂兵  
未及從珂兵  
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  
人家屬未及從珂兵  
思立乃以捧聖羽林  
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  
西兵七  
死耳

北二部落人也以騎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  
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泰王從

康義誠字信臣北二部落人也以騎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魏  
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  
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  
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復為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泰王從

尹興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以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奉王府。明宗病從茲，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未弘昭、馮贊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弟，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為軍指揮使。宋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贊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皆兵，至義誠乘亂使人斂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慈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為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劄兵叛降從  
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慈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朱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元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至此何方轉禍？吾嘗累左右往迎，見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慈帝以為然。幸左藏庫額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未弘實見軍士無圖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劫  
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  
雖幸勝，特得度釧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來邪？義  
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  
而聞。慈帝召兩人訊之。兩公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為招討使米將一軍以西懸帝奔衛州義誠行至  
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其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  
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正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  
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  
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  
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  
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  
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  
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  
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人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  
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

之將則都指揮使及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  
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微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  
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有事  
任以至於亡語曰有涓不絕流為江河焚焚不滅炎炎  
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  
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  
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  
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  
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  
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樂彥稠以訖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登州刺  
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